

论《浮生六记》陈芸之悲

刘丽珈

(乐山师范学院 文学与新闻学院, 四川 乐山 614004)

【摘要】以男权为中心的封建时代,女性的命运必然是悲剧性的,因此生活在封建时代的《浮生六记》中的女性,其命运也一定是悲剧性的。本文拟通过陈芸之悲的探析,以期人们对封建时代的女性之悲有较为深入、具体的理解,并进一步认识旧时代旧制度吞噬美好人性之恶。

【关键词】《浮生六记》;陈芸;悲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5)01-0020-04

DOI:10.16104/j.cnki.xccxbsh.2015.01.006

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都是以男权为中心的,在社会结构上,基本上是族权和政权相结合的封建宗法等级制。封建社会的婚姻家庭制度,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是一夫多妻制,是三从四德。男人在家庭中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女人则处于从属的地位,男人可以妻妾成群,女人则只能有一夫,婚姻不能自主,男女极度不平等,因此,封建社会中的女人的命运,几乎都是悲剧性的。生活在封建时代的《浮生六记》中的女性们,其命运也必然是悲剧性的。而女主人公陈芸的悲剧,则是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的。

林语堂先生在《浮生六记》序里叹道:“芸,我想,是中国文学上一个最可爱的女人。”陈芸美丽、聪慧、多情、善良、孝顺、慈爱、宽容。她生前被丈夫沈复宠爱有加,死后被丈夫供奉在心灵的神龛上。但就是这样一个可爱的女人,在那个特定的旧时代里,她也只能与当时封建社会里的其他女人一样,没有政治地位,没有经济地位,也无受集体教育的权利,囿于女性的狭小境地。在男权社会的高压之下,在坎坷的命运里,陈芸备受摧残,历尽艰辛与悲苦,最终带着无限的遗憾之情悲惨离世。

一、性别之悲

男人与女人,本是造物主为保持天地间阴阳平衡、繁衍生息而造就的,他们本应是平等的、自由的、幸福的。但是在经历了原始社会,进入私有制社会后,女人的命运就被改写了。陈芸生活在等级森严、以男权为中心的封建社会,作为女性,其性别是其人生之悲的一个重要因素。

陈芸是一个封建时代的女子,但她同男人一样向往外面的世界,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言:“她只思慕要看见、要知道人生世上的美丽景物,那些中国古代守礼的妇人向来所看不到的景物”^{[1]157},这应是人

的天然本性之一,而在那个特定的时代,女性出家门,除规定的时间外都是不被允许的。如书中沈复与陈芸的一段对话足以证明,“余(沈复)尝曰:‘惜卿雌而伏,苟能化女为男,相与访名山,搜胜迹,遨游天下,不亦快哉!’……芸曰:‘今世不能,期以来世。’余曰:‘来世卿当作男,我为女子相从。’芸曰:‘必得不昧今生,方觉有情趣’”^{[2]13}。可知,由于性别的缘故,女人在封建时代颇受礼教桎梏,不能随意出家门,不能依据自己的愿望游览名山大川、名胜古迹……。一次,沈复从外回家,将自己神诞时在“水仙庙”所见所闻的景物声色,一一历数,告知陈芸。陈芸无比神往,叹息:“惜妾非男子,不能往”^{[2]16}。沈复鼓励其采用化女为男的办法,于是,天真的陈芸经过思想斗争后,终于冲破了封建礼教的桎梏,竟然于夜晚女扮男装,和丈夫游遍了水仙庙,其乐融融。虽然陈芸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但其性别,使其不能正大光明地在自己想游“水仙庙”或想游家外的世界的时候出游,女扮男装是一个封建社会的女子被逼无奈之举,表面的游乐,更证明了那个时代陈芸的性别之悲。

吴江钱师竹病故,沈父命沈复前去吊丧,“芸私调余曰:‘吴江必经太湖,妾欲偕往,一宽眼界’”^{[2]17}。可见,陈芸是多么向往太湖的自然之美啊!然而由于陈芸是女性,受着公婆的严管、礼教的束缚,她没有自己的人身自由,她只能用不实的缘由与计策来婉曲地反抗封建礼教与封建家长,“芸曰:‘托言归宁。君先登舟,妾当继至’”^{[2]17}。最终在丈夫的理解、支持与配合之下,得以圆梦:“时六月十八日也。是日早凉,(沈复)携一仆先至胥江渡口,登舟而待,芸果肩舆至。解维出虎啸桥,渐见风帆沙鸟,水天一色。芸曰:‘此即所谓太湖耶?今得见天地之宽,不虚此生矣!想闺中人有终身不能

收稿日期:2014-12-11

作者简介:刘丽珈(1963-),女,四川乐山人,副教授,研究方向:古代文学。

见此者’”^{[2]17}。在陈芸对天地之宽的赞美、不虚此生的慨叹中,在她与其他终身不能见太湖之美的闺中人的对比里,蕴含着她对自然美的无限向往之情,对人生自由的无比追求,对优游于天地间的那种逍遥之境的沉醉。由此,就更揭露了封建礼教对人性的压迫,对女性心灵的摧残,性别之悲油然而生。

二、家庭失和之悲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每个人必不可少的生活之地。也应是人们幸福的港湾,是一个充满未来与希望的地方。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却并非人人如此,如《浮生六记》的女主人公陈芸,怀抱着自己对家庭幸福的憧憬,与心爱的人结合在一起,夫妇志趣相投,相亲相爱,心心相印,缱绻缠绵,又有了一双可爱的儿女,足以使人享受绕膝之欢,享受天伦之乐了。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由于大家庭的种种矛盾,导致家庭失和之悲。

乾隆乙巳,随侍吾父于海宁官舍。芸于吾家书中附寄小函,吾父曰:“媳妇既能笔墨,汝母家信付彼司之。”后家庭偶有闲言,吾母疑其述事不当,仍不令代笔。吾父见信非芸手笔,询余曰:“汝妇病耶?”余即作札问之,亦不答。久之,吾父怒曰:“想汝妇不屑代笔耳!”迨余归,探知委曲,欲为婉剖,芸急止之曰:“宁受责于翁,勿失欢于姑也。”竟不自白^{[2]36}。

从代笔事件中,能清楚地看到,是沈父要陈芸代写家书的,陈芸即如实代书家事,而后由于沈母听信闲言碎语,认为陈芸代书的家事有不实之处,不信任她,在不作任何调查的情况下,就武断地决定不再让陈芸代书家事了。可见沈母这一封建家长的淫威、霸道、横蛮无理,也可知沈母在家中对陈芸的压迫,婆媳关系十分紧张,婆媳不和。陈芸的委曲求全,使沈父不知事情的原委,从而勃然大怒,认为陈芸不屑代笔,不尊重自己,家长的尊严受到挑衅,于是对陈芸另眼相看。代书事件最终导致了翁媳失和。于是,陈芸在沈家的家庭矛盾的漩涡里沉浮,备受煎熬,悲苦万分。

为了自己的事业,为了养活家人,沈父长期在外坐馆谋生,十分艰辛。异地生活,无人照料,加之语音相殊,倍感不适,因此“庚戌之春,予又随侍吾父于邗江幕中,有同事俞孚亭者,挈眷居焉。吾父谓孚亭曰:‘一生辛苦,常在客中,欲觅一起居服役之人而不可得。儿辈果能仰体亲意,当于家乡觅一人来,庶语音相合。’孚亭转述于余,密札致芸,倩媒物色,得姚氏女。芸以成否未定,未即禀知吾母。

其来也,托言邻女为嬉游者,及吾父命余接取至署,芸又听旁人意见,托言吾父素所合意者。吾母见之曰:‘此邻女之嬉游者也,何娶之乎?’芸遂并失爱于姑矣”^{[2]36}。请媒人物色家乡女子,本是沈父之意,寻得姚氏女后,事情成否未定,陈芸以稳妥起见,担心大家庭再次失和,暂未告知沈母,用心可谓良苦。后来,沈母知道了此事,她的内心严重受伤,她不愿接受姚氏女,又无奈于夫权的威压,因此竟迁怒于陈芸,令陈芸“勿失欢于姑”的梦想迅速破灭,婆媳再次失和已成定局,陈芸度日如年,备受封建家长的摧残,悲伤不已。

此时,沈复之弟启堂的借贷之事东窗事发,在谎言与欺骗中,在蛮横与偏见里,家庭关系分崩离析。

壬子春,余馆真州。吾父病于邗江,余往省,亦病焉。余弟启堂时亦随侍。芸来书曰:“启堂弟曾向邻妇借贷,倩芸作保,现追索甚急。”余询启堂,启堂转以嫂氏为多事,余遂批纸尾曰:“父子皆病,无钱可偿,俟启弟归时,自行打算可也。”未几病皆愈,余仍往真州。芸覆书来,吾父拆视之,中述启弟邻项事,且云:“令堂以老人之病皆由姚姬而起,翁病稍痊,宜密瞩姚托言思家,妾当令其家父母到扬接取。实彼此卸责之计也。”吾父见书怒甚,询启堂以邻项事,答言不知,遂札飭余曰:“汝妇背夫借债,谗谤小叔,且称姑曰令堂,翁曰老人,悖谬之甚!我已专人持札回苏斥逐,汝若稍有人心,亦当知过”^{[2]37}。

在启堂借贷的过程中,陈芸其实没有过错,而是启堂不承认借贷之事,使沈父再次不满于陈芸,作为封建家长的沈父不问事情原委,就一味地归咎于自己的儿媳,十分情绪化,确实不可理喻。加之,沈父认为陈芸在信中对公婆的称呼,很不恭敬,非常愤怒,于是派专人持札回苏斥逐陈芸,在封建社会,一个女子受到封建家长如此不公平的待遇,内心充满悲怨,但又无处可诉说,呼天无路,情怀凄苦。过了几天,沈父又有手谕至,言:“我不为已甚,汝携妇别居,勿使我见,免我生气足矣。”^{[2]37}可见,沈父斥逐之意坚定不移,对陈芸压迫、摧残至极。沈复无奈欲让陈芸寄居于陈芸的族人家,陈芸因母亲病歿、弟弟出亡不返,不愿意依附族人。夫妻二人一筹莫展,凄苦无告,只得寄人篱下,十分悲忧。其实是封建家长的颀预无理、残酷无情导致家庭失和,而悲剧的苦果却由无辜的陈芸吞下。

后来,沈父知道事情原委,允许沈复、陈芸归家。但悲剧的种子,早已深深植下,更大的悲剧乃

是不可避免的。果然,不久,陈芸为表达自己对丈夫的厚爱,尽力劝说妓女之女——年轻美貌的憨园,让她作沈复之妾,憨园同意。不意此后憨园竟被有力者夺去。陈芸认为憨园薄情,血疾大发,骨瘦形销。“不数年而逋负日增,物议日起。老亲又以盟妓一端,憎恶日甚,余则调停中立。已非生人之境矣。”^{[2]38},沈氏大家庭再次崩裂。后陈芸盟姊华夫人知其病,派人问讯,“堂上误以为憨园之使,因愈怒曰:‘汝妇不守闺训,结盟娼妓;汝亦不思习上,滥伍小人。若置汝死地,情有不忍。姑宽三日限,速自为计,退必首汝逆矣’”^{[2]39}。冷酷无情的封建家长再次残酷斥逐沈陈夫妇。沈复与重病中的陈芸又一次无奈、痛苦地寄人篱下,坠入了万劫不复的悲惨深渊。

三、寄人篱下之悲

家庭是每个人栖息的地方,是人们生活中享受天伦之乐的地方,是家庭成员相互联系、沟通、交流情感的场所,是人们重要的精神家园。因此,有和睦的家庭,人们就会有依托感、愉快感、幸福感、充实感、归宿感等。家庭关系是人们最为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家庭关系和谐,家庭成员就会感到满足,就会有较强的家庭责任感,就能在家庭中尊老爱幼,和乐相依,尽享团圆之快乐。然而,当和谐的家庭关系由于主客观的原因,发生突变时,人们的生活、情感、精神等也会随之而变化,变得漂浮无依、痛苦无助。使人产生孤寂、悲伤、抑郁、凄苦等情怀。即使有朋友相助,也会让人产生寄人篱下的悲痛之情。

陈芸由于大家庭失和,两次被逐出家门,被迫寄人篱下,如浮萍般漂游在天地间,尝尽亲人分离的痛楚,倍感生存的艰难。陈芸第一次感受寄人篱下之悲,是因为她为了满足沈父纳妾的愿望,请媒人物色姚氏女,引起沈母强烈不满,失欢于沈母,大家庭出现裂缝。后又由于陈芸为沈复之弟借贷作担保之事,导致沈父大怒,沈父的误会,使陈芸失爱于沈父,致使大家庭彻底失和,并被沈父愤怒斥逐,“吾父又有手谕至,曰:‘我不为已甚,汝携妇别居,勿使我见,免我生气足矣’”^{[2]37}。沈复与陈芸由于缺少应有的经济基础,故被逐出家门时,沈复寻思再三,几乎无处可去。但迫于沈父的威压,陈芸夫妇不得不忧伤地离开大家庭。陈芸因为母亡弟出,不愿依靠同族之人。后来夫妇二人“幸友人鲁半舫闻而怜之,招余夫妇往居其家萧爽楼”^{[2]37}。第一次被大家庭斥逐,失去有大家庭时的依托感、愉快感、幸

福感、充实感、归宿感,情怀十分悲苦,寄人篱下之酸辛油然而生,他们也只能在风雨飘摇中,度日如年,备受煎熬。越两载,吾父渐知始末,适余自岭南归,吾父自至萧爽楼谓芸曰:“前事我已尽知,汝盍归乎”^{[2]37}。余夫妇欣然,仍归故宅,骨肉重圆。在夫妇的欣然里,我们足以与前之寄人篱下之悲,进行强烈的对比,在其情怀的不同感受和变化中,体味其骨肉重聚的欣喜与幸福。同时,也能更深入地理解其寄人篱下的悲愁。

后由于陈芸生病,盟姊华夫人派人询问,沈父以为是憨园派来的人,就主观地认为陈芸“结盟娼妓”,沈复“滥伍小人”,于是再次将二人逐出大家庭。夫妇二人无可奈何,陈芸泣曰:“亲怒如此,皆我罪孽。妾死君行,君必不忍;妾留君去,君必不舍。姑密唤华家人来,我强起问之”^{[2]39}。可见重病中的陈芸,仍要与丈夫患难与共,并秘密唤来华家人,问其情况,来人言临行嘱咐:“倘夫人不嫌乡居简褻,不妨到乡调养,践幼时灯下之言”^{[2]39}。痛苦、无奈与情急之下,二人也只能再次寄人篱下,陈芸嘱咐来说:“烦汝速归,稟知主母,于两日后放舟密来”^{[2]39}。然后沈复夫妇安排好儿女后,来到华家,受到盟姊华夫人一家的热情款待,大家相处和睦。但陈芸内心却十分不安,认为久居华家并非长久之计,寄人篱下的特殊感受折磨着陈芸的心。为了生计,沈复外出寻资,“至明年壬戌八月,接芸书曰‘病体全瘳,惟寄食于非亲非友之家,终觉非久长之策了,愿亦来邛,一睹平山之胜’”^{[2]44}。此语道出了陈芸寄居华氏其内心的纠结、无奈、痛楚等复杂的情感体验,华家人对她越好,她越是感到不安。

陈芸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女人,也是一个为他人着想的人,一个善良的人,所以,她对寄人篱下之悲的体验就会更深切、更真实、更痛苦、更难以面对、更受煎熬。一个封建社会的女性,就这样在寄人篱下之悲中苦苦挣扎,备受煎熬,可见封建压迫之沉重。

四、生离死别之悲

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之一就是向往团聚、团圆,因此家人相聚、朋友相会等都是人们所憧憬的。而生离死别是人生最不堪之事,但人们又不得不面对。《浮生六记》中陈芸在与其夫、其子女的离别时,时常思谋着和他们相聚,享受家人团聚的天伦之乐,而其坎坷的人生却聚少离多,经历了令人悲催的生离与凄凉的死别。

《浮生六记》的“坎坷记愁”里,描写了陈芸夫妇

被封建家长沈父第二次斥逐时,与自己儿女的惨然离别。因被迫寄居华氏家,不便携带儿女,因此迫不得已让女儿青君到王家作童养媳。而王家独子懦弱无能,陈芸极其不愿意,但也无可奈何。儿子逢森托友人夏揖山转荐学习贸易。至此骨肉分离,“是夜先将半肩行李挑下船,令逢森先卧。青君泣于母侧,芸嘱曰:‘汝母命苦,兼亦情痴,故遭此颠沛,幸汝父待我厚,此去可无他虑。两三年内,必当布置重圆。汝至汝家须尽妇道,勿似汝母。汝之翁姑以得汝为幸,必善视汝。所留箱笼什物,尽付汝带去。汝弟年幼,故未令知,临行时托言就医,数日即归,俟我去远告知其故,稟闻祖父可也。’”^[240]。陈芸即使在自己重病、无钱,已无力亲自庇护儿女时,对儿女仍然关怀备至,让年幼的儿子逢森先卧,是担忧他过早地经历亲人生离的痛苦,害怕他不能承受生命之重,心灵蒙上阴影,不利于以后的成长,陈芸与儿子的惨别之痛溢于言表。临别时面对哭泣的青君,陈芸细致入微的叮嘱与安排,令人倍感陈芸对女儿的疼爱,她放心不下,不想离开,又无可奈何,与女儿的离别就更加沉重与悲痛。及至逢森被惊醒,问母离别的缘由,陈芸强忍内心的悲痛,假言外出就医,数日即归。

鸡声三唱,芸含泪扶妪,启后门将出,逢森忽大哭曰:“噫,我母不归矣!”青君恐惊人,急掩其口而慰之。当是时,余两人寸肠已断,不能复作一语,但止以‘勿哭’而已^[241]。

陈芸的眼泪,逢森的痛哭,青君的惊恐,夫妇二人的断肠,将生离的凄惨推向高潮,以致进入船中,解开船之缆绳时,芸始放声痛哭,惨别之悲紧紧缠绕着陈芸的心灵,使她痛楚不堪。书中也言“分离至此,令人终觉惨伤耳”^[243]。

在悲伤的离别岁月里,逢森早逝,使母子生离竟变成更为惨痛的死别,“是行也,其母子已成永诀矣”^[241],陈芸在经历忧伤的生离之苦时,又遭受儿子逝去的重创,母子连心,悲不自胜。这对长期受病痛折磨、苦不堪言的陈芸,是致命的一击。陈芸深爱丈夫,当她自知黄泉路近,倍感欲舍不能,欲去不忍,内心悲怆,心力交瘁时,唏嘘曰:“妾若稍有生机一线,断不敢惊君听闻。今冥路已近,苟再不言,言无日矣。君之不得亲心,流离颠沛,皆由妾故,妾死

则亲心自可挽回,君亦可免牵挂。堂上春秋高矣,妾死,君宜早归。如无力携妾骸骨归,不妨暂厝于此,待君将来可耳。愿君另续德容兼备者,以奉双亲,抚我遗子,妾亦瞑目矣”^[246]。临终之言,让人痛彻心扉,善良、宽仁的陈芸自知再无生之希望,断然不能与心爱的丈夫“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时,她强压内心极大的悲痛,理智告知丈夫,丈夫不得亲心,颠沛流离,都是因为自己的缘故,自己走后,亲心得,力劝丈夫尽早回家团聚,爱夫之心溢于言表,挚爱与大德,感天动地。她还告诉丈夫如无力携带自己的骸骨归乡,也不要紧,以后再图谋,此情此意显现了陈芸对丈夫的不舍与宽慰。尤其是她让丈夫续弦,更表明了她对丈夫的一往情深与死别的无奈,足以感动天地。沈复曰“卿果中道相舍,断无再续之理,况‘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耳”^[247]。陈芸听后,深知沈复对自己生死不渝的爱恋,情怀愈加伤悲,她留恋与沈复一起走过的虽坎坷,但十分恩爱的岁月,而今,死神逼近,心中依然充满眷恋,因此,弥留之际:

芸乃执余手而更欲有言,仅断续叠言“来世”二字,忽发喘,口噤,两目瞪视,千呼万唤已不能言。痛泪两行,涔涔流溢。既而喘渐微,泪渐干,一灵缥缈,竟尔长逝^[247]。

陈芸弥留时,仍执着沈复的手,这一让人惊心动魄的动作,强烈地凸显了陈芸对沈复的挚爱、不舍。千言万语,阻塞在心里,仅能断断续续叠言“来世”二字,“来世”包含着陈芸对所爱之人的无限依恋,是她死别时对来世与沈复仍相爱、仍做夫妻的憧憬,是她未了的心愿。所以才会在自己已不能言语时,悲惨地流下两行痛苦的清泪,最后一次与爱人共同感受深爱,感受死别的凄凉与哀痛。生死相许的至爱真情,被陈芸诠释得淋漓尽致,这种生离死别,可谓情动千古。

综上,作为生活在封建社会的女性——陈芸,其一生艰辛多难,历尽人生之悲。她备受封建礼教与封建家长制的摧残,饱经坎坷的命运的煎熬,最后在生离死别中凄然飘逝。她的悲惨命运,使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到了旧时代女性的人情人性之美,也让我们深深认识到了那个吞噬至善至美的旧时代之恶。

注释及参考文献:

[1][2]沈复.浮生六记[M].西安:西安出版社,1995.

民的立场写作,那么他们作品的文学价值呢?当然是毋庸置疑的,否则也不会编入史册。艾芜作为一个左翼作家,其身份就表明他作品的鲜明倾向——鼓舞人民,再加上他的笔名——“艾芜”与“爱吾”谐音,更能说明这一点,而且从那些乐观向上的人物

身上也深有其感。那么对于许地山这位颇受争议的作家来说,其作品中的宗教意识到底是积极还是消极,还需要我们客观对待,而对他的贡献也不能因片面的观点而否认,我们应该站在特定的背景环境下,从不同的角度去评价、探讨。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艾芜.南行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 [2]鲁迅.鲁迅全集·呐喊自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3]许地山.中国现代文学百家·许地山[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
- [4]艾芜.中国现代文学百家·艾芜[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7.
- [5]许地山.中国现代文学名家作品集·许地山(第2版)[M].河南:河南大学出版社,2000.
- [6]左岸.给当红作家号脉[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
- [7]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中国现代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 [8]蒋明琰.略论艾芜的“流浪汉”小说及其形象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J].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92(6):54-58.
- [9]卢慎勇.流浪者·生命·美——艾芜《南行记》艺术世界论[J].开封大学学报,1994(4):27.
- [10]谭桂林.论许地山与佛教文化的关系[J].求索,1994(4):92-97.
- [11]冷嘉.讲故事的人——对艾芜小说的一种解读[J].浙江社会科学,2002(5):167.

The Discussion on Differences of the Characters in Ai Wu and Xu Dishan's Novels

TIAN Xiao-qing

(School of Literature, China West Normal University, Nanchong, Sichuan 637000)

Abstract: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history, Ai Wu and XU Di-shan are special writers. They showed their love of literature and the people of the motherland by the singular exoticism. However, even if there is an approximate theme and perspective, they also reflect their own unique style in many ways, especially in the aspect of characters in the works. This paper compares and finds out the differences in their works. It analyzes the characters from these aspects: the plot of the story, the way of molding of characters, the character's mental state and philosophy. One is a simple narrator of the story, the other one is a weaver of intricate plot, and they show us character's different spirituality and different social significance produced by these characters in different ways.

Key words: Ai Wu; Xu Di-shan; characters; differences

(责任编辑:周锦鹤)

(上接第23页)

On the Tragedy of Chen Yun in *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LIU Li-jia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Leshan Teachers College, Leshan, Sichuan 614004)

Abstract: In male-centered feudal society, the fate of women was doomed to be tragic. Consequently, the fate of the woman characters in *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is inevitably tragic. This paper tries to research on the tragedy of Chen Yun so that readers can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women's tragedies at that time and how the feudal system engulfed good human nature.

Key words: *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chen Yun; tragedy

(责任编辑:周锦鹤)